

本周是中国麻醉周 记者走近患者生命守护神时调查发现

麻醉不是“打一针睡一觉”那么简单



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麻醉医生是患者的“生命守护神”。去年，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麻醉科兼ICU主任缪长虹教授带领着他的团队获得“上海市青年文明号”，其本人也被评为“复旦大学十佳医生”。3月的最后一周是“中国麻醉周”，记者近日走近肿瘤医院麻醉医生时发现，尽管高风险、高负荷、薪资待遇不理想，他们仍然坚守在这个岗位上奋斗。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通讯员 许平波



麻醉医生在工作中。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年轻态

华理推出艺术党课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艺术与党建能擦出怎样的火花？近日，在华东理工大学奉贤校区敬贤堂内，国家一级美术师、首都博物馆画院院长吴宜恩受邀为华东理工大学艺术学院及奉贤区海湾旅游区的300余名党员、学生上了一堂题为“方寸抒写人民情，画笔铸就党员魂”的艺术党课。

党课是基层党建的重要形式，生动的党课对加强党组织建设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如何提升党课的感染力？华东理工大学艺术学院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开设“艺术党课”，期望通过邀请与专业相关、相近的大家、名家、教授和活跃在一线的艺术家们，用艺术作品生动再现党的奋斗历程，用贴近学生学习、生活实际的形式传播党的理论，用艺术家作品的力量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

与此同时，“艺术党课”作为华东理工大学艺术学院党委和奉贤区海湾旅游区党工委区域化党建共建“艺心向党”的重要内容之一，双方将党建与文化紧密结合，携手开展区域化党建共建项目，通过建立“艺心社会实践基地”和“艺心志愿服务基地”，搭建符合专业学科特点的党建和思政教育平台。

此次吴宜恩所作的讲座，即为“艺术党课”首讲。有着军旅生涯的著名油画家吴宜恩。吴宜恩携自己心爱的画作走上华理讲台，用作品诠释了自己在多年的艺术创作中始终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创作的落脚点，把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作为创作的根源。

在课堂上，吴宜恩讲述了创作革命时期油画作品背后的故事，以及之后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扎根人民生活，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融入到画作中，让光明的理想驱散生活的黑暗，通过油画向人民传递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

据了解，中越反击战时，吴宜恩被指定前往前线做战地采风。退役后，吴宜恩移居美国，签约美国画廊，带着战争的烙印和对生活的热忱，开始了“江南水乡”系列的创作，即使身在海外，该系列的油画作品依然流淌着“家”的味道，散发着东方灵魂，讲述着中国故事。吴宜恩是一个“恋旧”的人，美国的舒适生活也无法动摇他想要落叶归根的念想，从美国返回上海后，依然潜心创作，用寂寞和热情描绘着心中的“中国梦”。

吴宜恩对祖国的爱和信念，感动了在座的每一个人，他用回国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党员初心，用油画作品记录了祖国的发展巨变，用画笔描绘了中国人的时代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对此，华理艺术学院的学生党员们表示，通过“艺术党课”，不仅对自己的学科专业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对于一名党员的责任与担当、信仰与情怀更是有了更深入的领悟。

另据了解，“艺术党课”还将继续邀请绘画大师、陶艺大师、非遗大师、建筑大师、园林景观大师担任讲师，进一步坚定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厚植大学生的爱国情怀。

想当然 / 麻醉只是“打一针睡一觉”？不仅要“睡着”更要安全醒来

“对所有的病人，我们都需要进行准确的术前评估，并制定完善的麻醉方案，从而确保患者术中血压、脉搏等各项生命体征平稳，使患者术后舒适、没有痛苦。”谈及麻醉医生的工作，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麻醉科兼ICU主任缪长虹教授给记者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倘若把麻醉过程比喻成一次“奇妙的航行”，那么麻醉诱导与苏醒就好比飞机的起、降过程，是飞行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两个时间点。“在您到手术室前，为了更好地应对麻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危机，我们除了要做好麻醉设备、药品的准备外，更重要的是要做好病情评估与合并症处理，从而制定恰当的麻醉方案。”

缪长虹教授曾为一例巨大甲状腺肿瘤病人施行麻醉。该患者

甲状腺上有一个巨大的肿瘤，气管向右侧偏移且受压明显，最窄处仅4毫米。该例患者在麻醉诱导过程中，可能因肌肉松弛加重肿瘤压迫，成为彻底压扁气道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旦发生后果不堪设想。为此，缪长虹教授在反复查看CT片、详细询问病史并结合病人平素活动状态后，认为采用左倾体位并手法托起肿瘤的方法下可施行快诱导插管。最终，在助手协助下缪长虹教授顺利完成了麻醉诱导和插管，确保了手术的顺利进行。最终患者康复出院，未遗留任何并发症。

“很多人都以为麻醉只是打一针就完了，其实不是。手术以前，麻醉医生需对患者的内科夹杂症、重要脏器功能、体能状况等进行充分的评

估，从而判断是否立即或缓期进行手术；而在术中，麻醉医生需时刻关注病人生命体征的变化，精细调节麻醉深度，维持呼吸循环内环境的稳定；尤其是高龄、危重患者及重大手术，更是需要麻醉医生的精心呵护，麻醉医生的每一次微调都可能关系着病人的生命以及术后的恢复情况，这也是对麻醉医生基本功的考验。”缪长虹教授告诉记者。

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缪长虹教授团队共有63位麻醉医生、23位麻醉护士，他们需承担30间手术室日均155台左右的手术麻醉量。2012年时肿瘤医院手术麻醉量仅为1.9万例，但到2018年已达到4.5万例。手术室“网红钟”记录了麻醉医师辛苦的日常，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4个小时非常普遍。

思困局 / 麻醉从业者人手紧缺？社会对麻醉医生的关注度不够

麻醉医生手术量大、工作劳累，医院为什么无法更多引进麻醉医生、缓解现在的紧张状况呢？事实上，尽管工作性质重要，但是全国范围内麻醉医生一直严重短缺。

目前数据显示，全国共有麻醉医师8.5万人，每万人拥有麻醉医生0.65人，按照欧美发达国家每万人麻醉医师2.5人计算，中国至少还有30万名麻醉医生缺口。即便是按现行标准，不少医院麻醉医生仍缺编25%~30%。即使在医疗技术相对发达的上海，麻醉医生同样面临严重紧缺现状。沪上各大医院通常都是连台手术，加上一些大医院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分院建设，麻醉医生的

紧缺愈发明显。因此，麻醉医生加班加点的情况几乎持续存在，除了匆忙吃饭的时间，剩余的时间他们基本都在守着病人。“非常紧缺！工作时长、风险大，再加上薪资待遇不理想，所以很多医学生不愿意从事这份职业，这是造成麻醉医生紧缺的根本原因。”缪长虹教授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一方面，麻醉医生须时刻警惕超高风险。“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在抢救患者的过程中，麻醉医生的责任重大，每一秒都是生命，抢救不及时就意味着生命流逝。手术医疗纠纷，麻醉医生或多或少都会被牵涉其中，若医

院处理医疗纠纷不及时、制度不完善，麻醉医生很有可能将直接面对家属，精神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另一方面，麻醉医生的工作强度大，精神长时间高度紧张。从麻醉开始到手术结束，10多个小时分秒不能离开患者。双眼紧紧盯着监测仪严密观察患者生命体征的同时，还随时需要根据术中突发情况作出处理。随着社会老龄化，高难度的手术还在不断增加，这让麻醉医生的工作变得更加忙碌和紧张。

而与这些付出完全不相匹配的是，社会对麻醉医生的关注度不够，薪酬待遇未能反映麻醉医生真正的劳动价值，晋升空间亦乏善可陈。

见曙光 / 麻醉科没有存在感？“懂行”的病人会主动问起麻醉团队

20多年前，麻醉学科发展慢，麻醉医生被称为“无影灯下的英雄”“麻醉师”“麻师”等，反映出他们地位的尴尬。麻醉医生工作地点是手术室，患者见到麻醉医生时，口罩、手术帽已经将麻醉医生捂得严严实实；等到病人麻醉醒来时，手术已经完成。患者和家属大多知道手术的主刀医生是谁，但很少有人知道手术中的麻醉医生是谁。因此，工作在幕后的麻醉医生常被称为“隐形医生”。

“不过，这些年还是有变化的。”缪长虹教授告诉记者。这些年，虽然

和病人打交道的主要还是外科医生，但遇到重大手术，外科医生会主动帮病人找技术过硬的麻醉团队保驾护航，这让整个麻醉团队存在感增强。“如果麻醉医生说这个人状态不适合开刀，外科也会尊重麻醉医生的意见。”如今，在肿瘤医院，很多“懂行”的病人还会主动问起麻醉团队。不久前，一位腹部肿瘤患者慕名找到肿瘤医院，巨大肿瘤已经威胁到这位病人的生命。术前经过反复讨论，缪长虹教授麻醉团队最终为他制定出一套详尽的个体化麻醉方案。精准用

药不仅让肿瘤被顺利切除，推出手术室时病人还对家人做出了一个胜利的手势。出院时，这位病人特意找到了缪长虹教授，感谢手术中麻醉团队的保驾护航，来自于患者的认同让麻醉医生们觉得工作再辛苦也值得。

在肿瘤医院麻醉科，医护人员的流动性并不大，“我们总是希望用事业留人，用感情留人，用人文留人。”缪长虹教授告诉记者，不管多忙，科室总会抽空进行人文交流，比方说学习“弟子规”等。“仁心仁术，能坚守在这份岗位，需要的是对这份职业的热爱。”